

學

易

記

二



元板學易記



學易記上經卷第一



三三乾上

乾元亨利貞

伊川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

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為乾乾

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

不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

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

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白雲曰說卦曰乾為天在天之乾也為圓在象之

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乾也為玉為金為寒為冰

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

邵氏曰元者氣之始亨者氣之通氣即元氣也

誠齋曰元亨利貞乾之德也德之名四其實則一

一者何元而已元出而亨物始而通也時春而夏

日旦而晝人幼而壯物萌而榮皆元亨之迹利入

而貞物成則復也時秋而冬日昷而夕人疆而耄

物實而隕皆利貞之迹故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

貞誠之復復者何復於元而已元者貞之初貞者

元之終元貞異名而同體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



成亨利異功而同用

初九潛龍勿用

伊川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為象者龍之為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為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誠齋曰乾陽也其數曰九坤陰也其數曰六何也天地之生數也積天數之一三五不曰九乎積地數之二四不曰六乎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三十一

經一

二

七

明道曰九五九二皆言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伊川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白雲曰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

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

康節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坐以待旦夕惕若之謂也

誠齋曰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爻有進退之義九陽進也四淵退也或疑辭謂非必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斯无咎矣有咎无咎主動而言故象云進无咎也盖吉凶悔吝生平動故也安定胡氏以此義

平社二 八十一 經一 八二 林

為儲貳六爻之義惟舜能脩之耕稼陶漁時潛也

玄德升聞時即見也歷試諸難時即乾乾也納于

大麓時即躍也老而命禹則不至於亢兼采伊川誠齋語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伊川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天

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

德之君也

白雲曰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子曰大舜

有大焉則大人莫大於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

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雖堯舜之大其

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上九亢龍有悔

白雲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者其唯聖人乎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伊川曰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

六十一

兼山曰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群龍坤純陰故曰永貞

白雲曰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无所不容其於見群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爲首爲者自爲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爲首也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釋元之義也大哉乾元贊乾元為四德之首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之為大也萬物資始謂萬物之生皆感天之元氣資以為始也乃統天謂冠乎天德之始終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釋亨義也猶云雷雨之動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咸遂各以所賦而成形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此言聖人法元亨之用也大明天道之終始潛見惕躍飛悔各以其時成德也以上下定位而言謂之六位以陽氣變化成德而言謂之六龍御天猶云行天道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釋利貞之義也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貞元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保謂常存合謂常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以自全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言聖人法利貞之用也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萬國各得其所而成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也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

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乾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

集伊川晦庵諸先生語

孔疏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也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

一說溫者春之和暑者夏之和涼者秋之和寒者冬之和四時正氣皆謂之和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疆不息

伊川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

三十一

二經

八六

於

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非至健固不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疆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爲善者舜之徒也亦自強不息者歟

鶴山曰易之大象凡六十有四而於乾曰君子以自疆不息於晉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聖人發二象示人以所當事者不爲不切至矣然而日爲衆陽之宗亦天下之健者而獨於乾曰自疆何哉天左旋而日右轉其爲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蓋未始相  
遠也然日之進也財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  
則常超一度積日以成歲是則天常踰一度而日  
常不及一度則所謂疆健而无息非天行不足以  
當之安定胡公嘗語人曰人之一呼吸是謂一息  
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夜萬三千六  
百息故天行百餘萬里然則是孰使之然哉天以  
疆而无息也非有使之然也則人之爲善其自疆  
不可息也蓋亦无與乎它人矣天之行也左旋右  
復前降後升晝夜有常古今无間人之爲人將以

主天地而命万物也而合散消息乃爲大化所驅  
固有由之終身而不知其然者顧得謂之自疆乎  
潜龍勿用陽在下也  
有天德而在下未可用也說者以陽爲陽氣則與  
文言爲重復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陸希聲曰潜龍見於田則生植利乎民聖人見於  
世則教化漸於物

伊川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  
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為有位之臣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  
亦无咎夫人臣進退在君而不在己君雖見知衆  
雖已允自當推讓疑懼故或之聖人以九四以陽  
居陰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

兼采  
白雲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晦庵曰造猶作也

童溪曰造之一辭見聖人功用即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白雲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  
能久乎

龔氏曰物不及中則虛盈則過中者也其盈不可  
久而居之以為常則悔矣

晦庵曰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名也陽極於上  
動必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伊川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白雲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

疆疆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戒之，益贊於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伊川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衆善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漢上曰：守正堅固，不爲萬物之所撓奪，乃能建立庶事。

西山真氏曰：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得所者利也。幹木之身，枝葉所依而立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君子體乾之仁，則无物不在吾仁覆之中，故足以長人。衆善會處，无不合禮。物物皆利，无不合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取伊川晦菴

廣平曰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正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

西山真氏曰四德之說世之昧於理者皆言天與人二今以此條觀之則人之與天未嘗不一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而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生長收藏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仁義

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情也有是性則有是情天之道膈合如此又曷嘗有二邪然天无心而人有欲天惟其无心也故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通復循環未嘗間斷於穆之命終古常新人惟其有欲也故惻隱之發而殘忍奪之辭遜之發而貪冒雜之羞惡之發而苟且間之是非之發而昏妄賊之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學者當知天有此德吾亦有此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通體皆仁隨觸而應无非惻怛即天之春生意盎然而物物欣悅也吾之動容周旋莫

不中禮三千三百燦然明備即天之夏生意暢達而物物嘉美也吾之所以利物者皆合於義即天之秋生意凝實而萬宝得遂其性也吾之所以貞固而守者足以根本萬事即天之冬生意潛藏而造物所由以出也

貞固所以為智者惟智之明故守之固智所以配冬者義發於外而智藏於內也

人之與天其果二乎哉而况人君有天之德又居天之位則善端萌動者元也善端發達者亨也推而澤物俾各獲所者利也心既溥物還復寂然者貞也雖一日之頃一念之微四者无乎不在然德雖固有非剛健則不能行夫惟自強不息與天同運人欲不得以間之然後終始萬物與天同功矣義理之源莫大於此惟聖明玩心焉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

伊川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孔子將言一爻之義故自設問而自應也白雲謂

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或曰不悶者必不愠不愠者未必不悶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旣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旣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或問如何是閑邪曰非禮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曰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旣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



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  
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温公曰君子外脩言辭內推至誠內外相應今无  
不行事業所以日新也又曰立誠自不妄語始  
明道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  
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為心只是為  
偽也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廣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  
故善學者其必以忠信為主

邵氏曰上位者下體之上下位者上體之下凡人  
之情居上位則自以為有餘故常失之驕在下位  
則自以為不足故常失之憂

雷氏曰在己者德也見於事者業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  
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故无咎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脩  
矣此則欲及時而進也上而躍下而退是无常也意  
在公天下非為邪也進退无恒者時使之然非苟

欲離群類也

集孔疏晦庵說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万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伊川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况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辯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蠱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九居一卦之上而无位故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四以下皆從九五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助之也无位无民无輔以此而動則有悔也

潛龍勿用下也

伊川曰以在下未可用也

白雲曰下言微也如有鰥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去聲也

伊川曰隨時而止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伊川曰進德脩業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石氏曰審其可進而進以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二六二

八上經一

八十五

於

晦庵曰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漢上曰陽窮於九陰窮於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知變窮之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稱乾元則天德具矣用九者有天德而不為首也知乾元用九之道則天下治矣故又曰乃見天則則法則也即天道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白雲曰塞閑未亨之時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伊川曰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劉氏曰易以爻爲人以位爲時九三爻與位皆陽  
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晦庵曰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白雲曰有天德而得天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白雲曰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  
故與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元天德也有天德而能用九乃見聖人之則天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伊川曰旣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利貞乾之性情  
也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  
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

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又曰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為本情是性之動處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

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邪純則不雜粹則無疵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卒非健也過與不及非中也背義就利非正也所守偏駁非純也未能盡善非粹也

晦庵曰剛健以全體言中正指二五言純粹精言異於它卦旁通猶言曲盡

劉氏曰乾之六爻發越揮散於六十二卦之間曲盡天地萬物之理

白雲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

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誠齋曰緼於身爲德形於事爲行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已所性不存焉者也程子謂未成者未著也人非利見不足謂之成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致知也寬以居之涵養也仁以行之力行也兼山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彙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

耿氏曰聚積小之名君子之學也天地萬物之理古今治亂之變无不旁搜而遠取所以聚之也多聞而不擇其善徒自惑耳故問以辯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  
伊川曰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  
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  
雖危而不至於咎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橫渠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  
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不在  
田而已

三四雖皆重剛三則失之過故戒之以乾乾因其  
時而惕四則失之不及故勉之以或躍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  
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伊川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  
也天地者道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  
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白雲曰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  
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文明有天  
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

乃知君德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舜能有  
大禹爲大禹皆九五之大人歟

晦庵曰大人者釋爻辭所謂大人也人與天地鬼  
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  
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  
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  
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

伊川曰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  
喪之理也

漢上曰人固有知進退存亡者矣其道詭於聖人  
則未必得其正不得其正則與天地不相似

誠齋曰亢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退者也聖人唯  
能知之故能不失其正以處之又何亢之有堯舜  
是也嗟乎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唐之睿宗其  
庶矣乎曰其唯聖人乎必申言之者所以深贊聖  
人之能知亢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先後申言之

䷁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



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又曰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漢上曰順乾得主坤道有常有常者坤之利也

白雲曰坤德至柔待唱而應不爲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坤道以喪朋爲正君子安此吉孰大焉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伊川曰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

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  
中正純粹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  
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  
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  
何以配乾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  
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白雲曰大则无不至至则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  
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坤合乾  
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  
三言无疆之別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誠齋曰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  
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白雲曰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  
道至堅冰也

伊川曰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  
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  
盛也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晦庵曰六老陰也冰霜皆陰物也陰始生於下甚

微其勢必盛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  
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  
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所不能相  
无者既以仁義健順之屬明之至其消長之際淑  
慝之分又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所以贊化  
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

誠齋曰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  
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  
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

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  
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之  
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曰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  
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  
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  
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  
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  
故以方易剛猶真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

體也於坤則先方由直方而大也地道光顯其功  
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  
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伊川曰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乃可常而得正  
可貞謂可貞固守之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  
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然  
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  
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  
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哉

京口曰含之爲言待時而發也

晦庵曰六陰三陽内含章美可貞以守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伊川曰四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  
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  
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旣晦  
藏则无譽矣能慎如此则无害也

白雲曰天下徒知毀之爲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  
爲害也不其慎之至歟然則括囊果爲臣之道歟  
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

誠齋曰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學者審之

童溪曰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所以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潘氏曰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居多懼之地謹密奉上无咎足矣敢求譽乎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

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矣

白雲曰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也

元吉大善也盡此道者其唯周公乎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伊川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野謂進至於外也

白雲曰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內也龍戰於野則爲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黃君

臣兩傷之謂也

誠齋曰陰極傷陽臣盛傷君六而居上陰極而臣盛矣故陰陽爭君臣戰兩傷兩窮而後已趙高篡秦秦亡而高亦誅王莽篡漢漢微而莽亦敗為臣者其勿至於此為君者其勿使其臣至於此也蓋上六之龍戰已兆於初六之履霜小人之可畏如此哉用六利求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疏曰既能用此柔順長守貞正所以廣大而終也伊川曰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求貞固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求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漢上曰至柔至靜者坤之體也動而方剛者坤之用也方亦剛以其不可易故謂之方

誠齋曰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臣節病於順故欲剛欲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剛曰發

生必達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疏曰順蓋言順習陰惡之道也

伊川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者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者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

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白雲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伊川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則內直義形則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

爲疑乎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  
塞乎天地皆不孤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  
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曰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  
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西山真氏曰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  
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  
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

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  
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  
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  
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旨則爲人之妻  
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爲人之臣者其可以擅國之  
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  
威玉食則害於家凶於國其旨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盖言謹也

白雲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



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爲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爲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爲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耳

誠齋曰乾之初九遠而潛宜也坤之六四近而隱非宜也不宜隱而隱者六五之位君位也坤之六則臣也六五以臣而居君之位則僭也臣僭君則天下亂是天地閉塞之時也六四不幸而近之惟恐隱之不深耳此龔勝所以不仕於莽之朝而蔡邕所以失節於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

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遠矣使六四至於潔身則六五何如哉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廣平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事業者既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睅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赤舄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黃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

爲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云者非謂其見彼也  
自見而已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故宅於心者  
至虛而明居體云者處靜而无倡也稟其令而已  
處順而无作也續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  
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  
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於四支  
所以爲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  
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  
爲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  
矣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名實孚於上下不可

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事業者然也公之碩  
膚若是而不與有焉則其爲美之至可知也

余童曰自常位言之五皆君位也如坤則專論爲  
臣之道故六五特爲居攝之位焉臣居君位未免  
有嫌故必有文德在中如黃裳然斯盡善而致吉  
也黃者中央之色裳者下體之服也君子於此以  
文德在中不失之太過而通曉乎上下之理故能  
正君臣之位而終不失其居下之體焉此所以盡  
善而致吉也是宜文言終以美之至也稱之  
鄭汝諧曰象與文言皆以黃爲中以裳爲文爲美

蓋古之服制十二章衣為繪裳用繡考工記謂五綵備為繡裳備五綵與衣繪不同故裳為至美為至文是以六五取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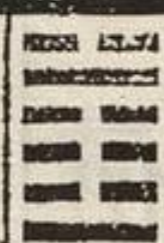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伊川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

卦純陰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

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白雲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為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



震下坎上

伊川曰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于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白雲曰易爲三才之書其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爲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所載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

南軒曰一元之氣動乎重陰之下險礙未通所以爲屯屯者物生之初歟故六二有女子字育之象今物之始萌必鈎孳拳曲可以見屯之義矣在時則君子力微而未伸險塞而難進故六爻之義皆不可有攸往

誠齋曰物勾萌未舒曰屯氣始交未暢曰屯世多難未泰曰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龜山曰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之也險在前屯難方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

誠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

欲速爲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爲能克寡助故曰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曰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貞固也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競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龜山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爲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于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白雲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  
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也  
晦庵曰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也綸理之也屯難  
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白雲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  
勢而天下萬物方資于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  
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動之時此

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  
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  
之有故雖盤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  
况以陽下陰大得乎民矣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  
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  
武其盡之

龜山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  
明之才處群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  
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志行正者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也

誠齋曰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二陰賤而一陽下之故曰下賤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龜山曰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爲君則未也六二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潘氏曰班猶班師之班言方進而復退也

雷氏曰屯之六二有應於五柔順中正一心所事迫於初九之剛而不得如其志故曰屯如遭如言

遭難而徘徊也如辭也乘馬者欲去而歸於五也見拘迫而不得去故班如班旋也然初九求六二非欲害之求合而已故曰匪寇婚媾

劉氏曰女子貞不字者六二守正不許也女子許嫁筭而字故字謂許之也

六三即鹿无虞未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翻曰即就也虞謂虞人掌禽獸者

伊川曰六三陰躁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

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

龔氏曰幾殆也

誠齋曰鹿譬則功也虞人譬則應也故後世有逐鹿之說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伊川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初陽

一經卷一

一經卷一

四六

金

剛之賢乃是正應已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之婚媾往與共輔其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知己不足求賢與之共濟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白雲曰伊川曰人君之尊於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有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



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見揜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小貞吉大貞凶謂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乎其可不然則容養亦亡決裂亦亡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揜君之德屯君之澤而陷君于難者上與四也君既陷于難為小人者亦豈能獨保其安哉乘馬班如謂窮阨而无所歸也窮阨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凶可知矣

艮上  
坎下

伊川曰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知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誠齋曰屯者物之初蒙者人之初勾而未舒曰屯釋而未達曰蒙故蒙有亨之理

